



詠 百 海 南

撰 孺 信 方

本館據琳琅秘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四庫未收書

## 南海百詠一卷提要

宋方信孺撰。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以蔭補官。開禧中，假朝奉郎，使金，三往返。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真州。至廣西漕，所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未見。是編乃其官番禺漫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載劉后邨序信孺詩文云：宮羽協諧，經緯麗密。于此亦足見其一斑矣。

## 南海百詠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戶。北觚竹。不足以喻其垠岸。而南海百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剡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攷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翱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絕頂。凌閩闔。扣玉壺。憩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壯麗喬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紀邪。莆田葉孝錫。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三月既望。

# 南海百詠

宋番禺漫尉莆田方信孺字若撰

## 番山

番、禺、二山也。山海經作貢禺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而禺山則漫不可攷。按番禺志云。番山在北。禺山在南。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誌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襲鑿平之。鮪魚檢切。又丁儗古田二切。劉氏所謂高祖始霸南漢者也。襲字乃其自撰。就番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爲清虛洞。而以沉香爲臺觀於禺山之上。至圖經則謂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是番在南而禺在北矣。又元祐間。林斐作兼山樓記。亦謂番山在通判南廳之後。禺山在州廨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棗作移學記。亦以爲學在番山之前。是皆與今說同。然番禺志古書也。熊爲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爲正。況漕司貢院之東有神祠。至今尙以清虛洞爲榜。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城根片石久模糊。圖記應須考國初。欲識番山真面目。至今東北號清虛。

## 禺山

南海百詠

禺山何事作番山。空有陂隄迹已漫。今日升堂聽絲竹。沉香不見舊闌干。

任囂城

番禺雜誌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後呼東城。今爲鹽倉。卽舊番禺縣也。以今攷之。東城卽其地。熙寧間。呂居簡爲帥。因其遺址而築之。見於邾亶之記。圖經乃以子城爲古之東城。且引番禺志。以爲任囂所理。殊不知番禺。國初時尙在今城東之紫泥港。所以番禺雜誌。謂今番禺爲舊縣也。若以子城爲是。則安有舊縣在其中乎。沈懷遠南越志云。尉任囂疾篤。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後事。遂召龍川令趙陀。謂之曰。秦室喪亂。未有真主。吾觀天文。五星聚於東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陀。授以權柄云。按任囂於秦末時。爲南海郡尉。五星自是漢家符。忍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三城

子城與東西二城也。子城。乃慶歷四年。魏公瓘。以得古磚。有委於鬼工之字。遂築之。後儂智高來寇。望城堅。不得逞而去。東城。乃熙寧初。呂居簡所請。轉運使王靖所築。西城。則程師孟。經始於熙寧四年。

三城不斷鬱相望。千里長江勢渺茫。蠻獠傳聞亦膽破。從知嶺外有金湯。

清海軍樓

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創，折公彥質重建於紹興二十年。近歲又一再作新矣。睥睨旁圍百尺樓，輦飛縹緲接雲浮。鯨波不動海山碧，彈壓東南十四州。

### 五仙觀

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執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而至。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州人忽騰空而去。羊化爲石，州人因其地爲祠。石今尙存。或云吳滕脩時，或云趙陀時，或云郭璞遷城時，俱未詳。

踞躐天上五仙人，羊駕何年到海濱。晉漢相傳半無有，觀中遺石自輪囷。

### 廣平堂

宋廣平都督廣州，越俗始知棟宇。張燕公嘗爲遺愛碑。

撒茅易瓦利無窮，盍種甘棠比召公。大手斷碑何處覓，典型猶見此堂中。

### 石屏堂

在郡城西，蔣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劉氏所謂明月峽玉液池是也。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月峽旁通玉液池，綵舟爭勝出宮闈。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草無言日自西。

### 十賢祠

在郡治之城上。前太守常以吳隱之、宋璟、李尚隱、盧渙、李勉、孔戣、盧鈞、蕭昉爲八賢。蔣穎叔復以滕脩、王緝、益之爲十賢祠。自作序贊。列名刻石。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昱、陳世卿、陳從易、張頡也。乃連帥周自強所立。

晉唐相望已千年。香火如今數十賢。不見古人空再拜。祠堂西去有貪泉。

### 鐵柱

野史云。銀鑄鐵柱十二。築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廳。尙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濠水中。餘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甃頽垣今日見。想曾荆棘漢銅駝。

### 藥洲

在子城之西址。漕臺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尙瀦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于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南征錄亦謂是時有方士投丸藥於其中。水色立變。藥洲圖序乃以爲葛稚川嘗煉丹於此。非也。

沙邱遺臭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轉功。地下劉郎猶有媿。駕言聊作葛仙翁。

### 九曜石

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湖舊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真此以自贖。遂成勝景云。



九峯參立倚空明。好事傳聞應列星。運石早知能贖罪。上書何必待緹縈。

### 越樓

樓在閶闔中。輪囷爲一郡之壯觀。昔名共樂樓。程師孟有詩。

眞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獨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 南濠

在其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蓋古西澳也。景德中。高紳所闢。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開塞不常。

經營猶記舊歌謠。來往舟人趁海潮。風物眼前何所似。揚州二十四紅橋。

### 法性寺

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囿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併爲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當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無人問。門外桃花卻是禪。

### 風幡堂

碓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遲。今日堂中容百衆。不知那箇可傳衣。

筆授軒

卞山老人作記云、昔制止鉢刺密諦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祁察得於張季方家。至今尙存軒。今在光孝寺中。查薌林向公子謹所復。且有雲龕李公邴書榜。及畫相國胡僧刻之於石。

制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毗盧四萬八千卷。正要墨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爲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尙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任囂墓

番禺雜志云。囂廟在今法性寺前道東。四十餘步。廣民歲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訪古者猶能想像其所在。

枯墳曾閱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間無處覓。可憐不似楚昭王。

淨慧寺千佛塔

塔在寺中。高二百七十丈。成於哲宗紹聖間。郡人林修之力也。其初規地。得古井九環列。其外仍

得寶劍巨鼎之類。

九井神光射斗牛。天開寶級鎮南州。客船江上東西路。常識鱗蛟雲外浮。歷代沿革。又以爲太宗朝。端拱二年建。未知孰是。

衆妙堂

在天慶觀之西偏。今元昔道士何德順所作。東坡爲之記。并賦詩。妙處常存道豈高。箇中得意自陶陶。空堂寂寞豐碑在。觀裏何人復種桃。

劉氏銅像

昔劉銀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卽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二月辛未。爲劉少圭。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飯後歸朝。勅封爲恩赦侯。

劉氏雙闕

乾道中。劉氏二女。其母久病。一刲肝。一割股。以奉之。母乃瘳。連帥龔公茂良。上其事。詔卽所居立闕。

雙闕峇嶠卽是碑。天荒初破此娥眉。行人來往手加額。解說當年旌表時。

番塔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額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

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縹緲認飛翬，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歷代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

海山樓

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登樓懷古詩。

海山雨過月明時，自是南州一段奇。塵土只今無着處，可憐誰與更題詩。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宋時經略安撫於其上月新荔。

越井岡

番禺雜誌云，一名臺岡，一名越王臺。南越志謂之天井岡，在城西北三四里。唐廣州司馬劉恂嶺表異錄云，岡頭有古臺基址，連帥李玘於遺址上構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爲越王臺。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云，舊皆夾道栽菊，黃花迤邐，爲九月登高之所。

萬山袞袞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杯重與酌蒼苔。

越臺井

按嶺表異錄云，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餘，磚甃完備。云南越趙陀所鑿，廣之井泉，率鹵鹹。惟此井冷而且甘。番禺雜誌亦云，越井半存古甃，曰趙陀井，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實爲一郡之冠。而後來乃亭其上而榜焉，曰達磨泉。初無所據，只何公異所作南征錄及圖經云，達磨初來，指其地曰，是下有黃金，取之不盡。

貧民竭力掘之數丈。遇石穴而泉迸。達磨云。即此是也。何公乾道中入南。蓋此井已在達磨泉之後。好事者又爲此說以附會之。今越岡無他井。卽此無疑。又嘗讀唐子西集。有遊廣州悟性寺詩。其結句云。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則亦指此爲達磨井矣。

古甃寒潮百尺清。僞王題品老陀營。渴來不飲盜泉水。特地翻爲達磨名。

### 西竺山廣果寺

故江西提刑譚惟寅所建。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小橋橫絕兩峯環。白日松風爲掩關。天半樓臺矗金碧。直疑海上普陀山。

### 東七寺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僞劉所建。上應二十八宿。尙大半無恙。今各以寺名爲詩。俾後之覽者屬和焉。

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兼覺性誇。

### 西七寺

文殊千佛顯真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咸池今日應奎參。

### 南七寺

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兩寺無名字。地藏旁聯四寶方。

北七寺

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并報國。尙餘悟性斗牛墟。

浮邱山

在郡西浮邱觀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餘步。番禺雜誌云。東邊有井。舊爲投龍之所。後爲人所觸。一旦自塞。按羅山記。浮邱卽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邱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篙浪宛然。有陳崇義者。年一百一十二歲。說爲兒時。猶見山根。舸船數千。今山去海邊三四里。盡爲人煙井肆之地。此國初時。浮邱蔣穎叔。嘗作挹袖軒於其下。仍記吳尹言爲浮邱上人得道之地。有雙鳥故事。其爲神仙之窟。無疑矣。

碧海何年已變田。空傳雙鳥舊時仙。乘風欲挹浮邱袖。同訪朱明別洞天。

珊瑚井

蔣穎叔云。葛洪嘗煉丹於此。而海神以珊瑚爲獻。有珊瑚井尙在。可怪仙翁亦世情。珊瑚還許致殷勤。波神不是趙陀客。卽是前身石季倫。

胡漢臺

臺在城西硬步。南越志云。熙安縣宋齊有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四面爲羊腸道。說者謂尉陀登此。望漢而朝拜。故曰朝漢臺。嶺表異錄云。在西北五里岡原上。今址存焉。刺史李玘於其上創

餘慕亭。至今送迎之地。又改爲朝臺館。番禺刻石云。今江邊有臺纍纍。彼人但名其地爲朝臺。不知彼是耶。此是耶。問之故老。已莫能知其所在。則是在國初。已罕有識其處矣。張曲江詩。津亭壯越臺。蓋謂此也。後來人。皆以今之越王臺。謂爲朝漢。然津亭當在水濱。豈應在水上。元祐間。毛司漕方辨正其地。蔣穎叔亦同賦詩。所謂真乘寺側。偶同尋。潛德幽光。一朝發。然真乘寺。亦在硬步。其地則近之矣。而其臺。則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陞宛然。即郊壇也。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而江邊纍纍之岡原。固自若也。自蔣穎叔之誤。後亦無有辨者。朝臺。又名武王臺。蓋趙陀并桂林象郡之初。自立爲南越武王。韓詩所謂樂奏武王臺是也。亦名雲陽臺。或云。趙建德戰勝韓千秋時。張飲於此。佩強難除。結尙椎。築臺北望。欲何爲。大夫自載千金橐。誰念韓侯十萬師。

### 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蓋劉氏芳華苑故地也。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漂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苑。桃花應解笑劉郎。

### 蕃人塚

在城西十里。纍纍數千。皆南首西向。

鯨波僅免葬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目斷蒼茫三萬里。千金雖在此生休。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妍贖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石門

在州西南二十里。或謂十五里。郡國志及圖經云。呂嘉拒漢。積石江心爲門。嶺表異錄云。漢將軍韓千秋征南越。全軍覆沒之地也。按漢書云。韓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又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以此攷之。則石門非千秋覆軍之處。乃樓船破越之地也。而兩山蓋自宇宙以來之物。積石之說。其謬可知。

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尙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

貪泉

在石門。乃吳隱之酌泉賦詩處。番禺雜誌云。劉嬰惡其名。運石填之。或云爲寺僧所塞。今未詳。有唐天寶中。陳元伯所撰碑銘。今昇置廣平堂中。

泉本無貪人自清。何須一酌始忘情。回車勝母君知否。見說曾參亦好名。



沉香浦

晉史云、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重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圖經云、亦在石門西華寺、在浦之旁、故有亭曰沉香。

一飲千金事已非、那容更載此香歸、若教到此方投去、早落人間第二機。

鑿空閣

在金利崇福院之前、東坡有贈黃洞秀才詩、可攷而知也。

右帶靈洲、左石門、何年飛閣倚晴雲、南遊不用看圖畫、曾向坡仙句裏聞。

靈洲

洲在水中、上有寶陀寺、郭璞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卽其地、南征錄云、山根如鼎足、漁舟可以往來其間、東坡亦有詩。

東南佳氣盛衣冠、樓閣翬飛縹緲間、疑是落星灣上見、更須題作小金山。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腳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爲踏青避暑之勝地、僞劉時、復鑿山爲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爲甘溪、夾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詳見番禺雜志。

乃嶺表異錄中甘溪。今不復見。圖經并番禺志云。卽薛薛水也。水正在北山脚。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薛薛然。故以爲名。

甘溪依約舊城東。陵谷遷移一夢中。春盡踏青人不見。枕榔老大木棉紅。

馬蛟山

在城北七里。俗傳昔有蛟化爲馬。以惑土人。然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耆老相傳亦可嗟。深山大澤自龍蛇。老蛟變化初何怪。天馬從來產渥洼。

雷洞

在城北山七里。下有雷廟。穹然一大冢。古甃具在。俗傳爲僞劉雷將軍墓。又云劉氏時所鑿。謂之雷藏。欲以饗雷。事見番禺雜誌中。然自今觀之。爲墟墓無疑。其上因山爲之。初不封樹。近歲爲風雨所圯。方洞見其中。識者亦疑爲趙陀冢。郡人率以正月二十六日。傾城來遊。往往以行桑閒之約。俗謂洗身。吁。風斯下矣。

疑冢崢嶸此不封。麒麟仿佛是山中。後人未識藏雷穴。踏破蒼苔古甃空。遠看金甃裏。近看石麒麟。此陀墓形勢也。

蒲湖

在郡東北二十里。亂石山閒。勝舊有蒲。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飛昇處。拔宅誰能辨。有無。湖邊空記舊丹爐。世閒自是多凡骨。何處猶尋九節蒲。

滴水巖

巖在蒲湖之上，飛泉百尺，下瀉無地，真勝處也。

天半飛濤六月寒，蒼崖壁立互回環。從今好事能題品，列作南中第一山。

菖蒲觀覺真寺

寺觀並在蒲湖，東坡詩云：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籛蔔祖師禪。是以寺爲安期生宅也。而圖經載遺履之事，乃以觀爲宅。今未詳。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之二十五日爲蒲湖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昇。

千載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卻作遊人歌舞場。

流杯池

在菖蒲觀之東，水石天成，非由人引。劉氏舊賞也。

劫石天然印曲流，飛觴寂寞幾春秋。山陰千古誇陳迹，此地何人記舊遊。

葛仙翁煉丹石

在碧虛觀前東嶺上，巖壑窅冥，人迹所罕至者。

見說刀圭已解仙，寧須丹竈半人間。葛翁本是求勾漏，何意南來訪此山。

鮑姑井

鮑姑，卽靚女，葛仙翁妻也。與洪偕隱羅浮山，行灸於南海，有神艾，唐崔煒嘗得之，療疾有奇效。其井今在彌陀寺，菖蒲觀，然皆湮廢。未知二者孰是。圖經云：景泰寺亦有井，今已不見。爲覓丹砂到海濱，空山廢井已生塵。不將一滴蘇焦槁，神艾虛傳解活人。

懸鐘

在滴水巖崖上，人迹所不至，仰而視之，其形髣髴，然可望而不可卽也。好事者引彈擊之，往往有聲。

絕壁初無路可通，何人特地鑄金鐘。神仙底處應難詰，彈落餘聲和溯松。

趙陀疑冢

番禺雜志云：在縣東北二百步，蒼舊相傳陀死，營墓者數處，及葬，喪車從四門出，故後不知墓之所在。惟菖蒲湖側石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駮，近似石麒麟。時莫解之，但疑其墓不遠。蔡如松云：舊說卽悟性寺是也。今蒲湖之南平原中，枯冢纍纍數千，人猶謂趙王疑冢。予又按南越志云：孫權時，聞趙陀墓多異寶爲殉，乃發卒數千人，尋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嬰齊墓，嬰齊卽陀孫也得玉璽金印銅劍之屬，而陀墓卒無知者。且陀死於武帝之初，至孫權時，方三百載有奇，已尋掘而不可得。至今千餘載，當益不可攷，又不知傳奇載唐崔煒所入，果

何地也。

漫說曹瞞七十餘。老陀疑冢更模糊。不知禹葬會稽處。也有纍纍如許無。  
寶象峯勝因寺

在白雲之麓。景泰之南。創於乾道間。俗謂東菴是也。

鴻濛誰闢北山川。龍象新開二十年。最恨東坡早仙去。只教蒲澗入詩篇。

虎跑泉

在寶象峯之下。寺之西。盈不滿尺。雖久旱不涸也。

破寺高僧夜不眠。一聲猛虎月明天。起來難覓新蹄跡。半滴空餘石罅泉。

動石

在寶象峯上。塊然一拳石耳。土人云。叱則隨動。

山中塊石老僧言。一叱應知轉法輪。元是世人心自動。請將消息問風幡。

白雲洞

在亂石山。絕頂有寺。九龍泉記云。安期生初隱於此。有九童子現而泉湧。因以九龍名泉。今泉在寺之側。

金刹憑陵尺五天。勝遊何必羨登仙。安期想見身千億。汗漫人間若箇邊。

三教殿

在白雲寺中。陶定施財所建也。至今香火不絕。

大道茫茫鼎峙分。箇中誰爲破重籬。須知問禮當時地。不必西方兩足尊。

鶴舒臺

在白雲前山。宛然巨石。安期生飛昇時。有鶴下迎於此。

危臺老石寄層巔。鶴駕逢迎不記年。今日歸來應一笑。山川城郭故依然。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之麓。東西相距無三百步。蓋九龍泉下流也。

碧湖東西春水添。四時疏雨落晴檐。珠宮貝闕無尋處。空見重重排玉簾。

虎頭巖

在鶴舒臺之北。崎嶇險絕。好事者所未之聞。予嘗兩至此。

絕壁空巖踞虎頭。鳥飛不渡野猿愁。人間有此真奇境。便好乘風訪十洲。

景泰山七仙寺

昔傳景泰禪師之始。卓錫也。有七仙人爲守其地。後來開得石履古鑑各一。至今猶扃山中。

老衲誅茅昔小留。七仙陰爲護巖幽。不將石履呈奇怪。安得西歸好話頭。

卓錫泉

在七仙寺中。亦由景泰禪師卓錫得之。泉中有雙蟹。月明時。往往浮出。人卒莫能得之。真靈怪也。泉源無處不流通。隱顯何關卓錫功。欲識海潮連地脈。祇今雙蟹出泉中。

順菴

康與之舊宅也。在景泰山下。高宗御書匾榜。有龍蛇飛舞之勢。今刻石尙存。惜風霰雨虐。日就剝蝕耳。

詞人自結一間茅。天上宸奎舞瘦蛟。見說鬼神猶衛護。瑞光前夜起山坳。

陵山

劉氏之墓也。在郡之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攷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尙有數處。如南海縣。宣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了髻山。等處。皆有之。

龜趺無處問行蹤。惆悵連江荔子紅。鐵鑄崔嵬真大錯。驪山銅柱久成空。

馬鞍山

南越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南海有王氣。遂發卒千人。鑿北山之岡。謂之鑿龍。今所鑿處。形如馬鞍。故爲名焉。番禺雜志云。在郡北三十里。

塹山壘谷浪爲謀。餘力猶窮嶺外洲。見說揭竿從壘上。祖龍當日漫東遊。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名。俗傳洲在水中。與水升降。蓋海舶所集之地也。

髣髴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風起。應有江頭商婦愁。

相對岡

在州東三十五里。兩山雄拒江上。舟楫往來之要衝也。

海門高並兩峯寒。大鵬輕帆自往還。安得百靈移一島。卻教塵世看三山。

南海廟

在郡東南。水陸俱八十里。扶胥之口。蓋四瀆之一也。廟中有波羅蜜樹。銅鼓。及韓退之所作記。唐

開元中祭文等碑。又有西廟。在城西五里。

官闕參差海上開。吐吞波浪起風雷。英靈萬古無宗社。奚醜區區何足摧。大奚之敗。王之助也。

浴日亭

在扶胥廟之前小山上。東坡有詩。番禺雜誌。謂之看海亭。

亭倚蓬萊幾許高。下臨無地有驚濤。坡仙想得江山助。八語端爲天下豪。

銅鼓



南海東西廟皆有之。東廟者，徑至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銅鼓之說，出於隋書南夷傳。夷人酋長，好鑄銅鼓，有事擊鼓。夷人盡集，女子首飾，盡戴銀釵，取釵擊鼓。蔡之說止於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又後漢書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以進，則知銅鼓在後漢光武時已爲希得。所以有南郡之獻，非止見於隋時也。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番禺志已載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雜衆樂，擊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藹所獻。初因鄉蠻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家中，事見嶺表異錄。在唐時既能爲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只周遭多鑄蝦蟆，兩兩相對，不知其何意。

石鼓嵯峨尙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 波羅蜜果

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株，樛枝大葉，實生於幹，若癭瘤然，有大如匏。廟官每歲於九十月熟時，取供諸臺。其他莫敢有過而問者，以蜜煎之，頗爲適口。相傳云西域種也，本名曰曩伽結。纍纍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三百餘篇誰識此，世間寧復有張華。

### 王登洲

在廟東之江心。僅塊石耳。俗傳南海王爲河源人。其初因死於兵。屍流至此。不復去。後人遂立爲廟。此荒誕不經之說。南海志諸書皆不載。

四瀆初分有物尸。天開地闢共爲期。齊東野語真堪笑。請誦昌黎十丈碑。

靈化寺

寺在扶胥之北五里。休咎禪師道場也。蔣穎叔有記略云。師姓梁氏。終於元和中。昔嘗謁鎮海將軍。欲乞廟爲伽藍。王不許。乃爲師別擇此地。仍以楮錢定其四隅。至今爲寺。鎮海將軍卽南海王也。師嘗爲王授三皈五戒。使無害生靈云。

黃木灣前一畝宮。廟靈規地古來雄。江頭不見風雷惡。多謝禪師受戒功。

走珠石

在湖南。舊傳有賈胡自異域。負其國之鎮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載金寶。堅贖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走還。徑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疑爲此珠之祥。

底事明珠解去來。當時合浦已堪猜。賈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頭空綠苔。

盧循河南故城

在郡之南岸。古勝寺之西。俱云劉氏故壘。土人亦自呼爲劉王廩。今則居人實焉。按南越志。河南之洲。狀如方壺。乃盧循舊居。又番禺雜志云。盧循城在郡之南十里。與廣隔江相對。俗呼海南。又

呼水南。劉氏舊爲倉廩。南海集中載龍溪蔡如松懷古十二詩亦嘗辨其譌。此爲盧循城明矣。圖志故老尙失其實。殊爲可怪。今其中故址隱然。規模髣髴。斷甃廢瓦。往往爲遊人所得。豈倉廩之舊乎。其盧亭蠶戶皆盧循之遺種也。

蛙據方州。妄自尊。沈郎百萬若雲屯。歸舟無路尋巢穴。空有盧亭舊子孫。循據廣州。聞劉裕北伐。從徐道子等乘海奄至。傾其巢穴。

### 大通寺

在河南大通津上。有達岸禪師化身在焉。師新興人名志清。凡雨暘之禱。迎致輒應。寺前後老楡幾百株。婆娑掩映。相傳唐天寶間所植。

老木槎牙欲壁雲。門前流水我知津。過江一雨如盆瀉。競禮真如不動身。

### 抱旂山

郡之客山也。其勢如抱旂。古木參天。林壑幽邃。

面勢翻翻天外山。彩旂常在翠雲間。太平官府無公事。儘好高牙相對閒。

### 花山寺

在扶胥北五里。漫山皆杜鵑花。俗傳方春時。婦女往往就結其花。以爲熊羆之兆。蔣穎叔詩云。開遍滿江紅躑躅。香風一簇美人來。蓋謂此也。

萬花春老正紅酣，不是叢林優鉢曇。山下女郎來問訊，未饒萱草解宜男。

黃巢磯

在清遠縣境上，波流激湍，白石鑿鑿，相傳黃巢覆舟處也。

天下縱橫轍迹環，舳艫不許度前灣。江神少爲摧凶焰，要使留金六祖山。南華有黃巢施金置田，疏自稱爲率土大將軍。

金芝巖

在清遠縣東北二十五里，南來者多以僻左不得至。

碧落三洲天下奇，仙城誰復識金芝。可憐隔斷黃茅路，不得騷人賦一詩。碧落洞在滇陽三洲巖，在古康皆佳處也。

清遠峽

一名中宿峽，在清遠縣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壁太華，舊傳海艘乘潮，一夕而至。圖經云：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爲黃鍾管，居於此山，故名。至今廟貌猶存。

崑崙截竹事空傳，不見春潮送客船。只似蜀江江上路，兩山中峽手巾天。

峽山廣慶寺

寺在峽中，唐韋宙帥南海時，以俸錢買菜園，親書帖尙在。

韋郎故地久蕭條，只有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首地，玉環無處覓嬌嬈。

飛來殿

在廣慶寺中。胡愈所作記云。梁武帝末。峽有二神人。往叩上元延祚寺正俊禪師曰。本峽居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概。師能去否。俊然其說。俄然中夜風雨暴作。黎明薄霧。啓戶而觀。則琳宮紺宇。一望莊嚴。儼然在峽中矣。

雙蛾古殿記。飛來千古傳聞亦怪哉。龍象漸隨塵土化。卻疑神物欲飛回。

### 達磨石

在廣慶寺西。俗傳達磨坐禪處。平坦光瑩。廣一丈餘。

葱嶺初無一字傳。名山到處卽爲禪。只今石上留公案。面壁何須更九年。

### 釣臺

在飛來殿之西。乃趙胡釣得百觔金鯉之地。

釣得神魚金作鱗。廢臺百尺漫鱗岫。絲綸不入非熊夢。當日何人老渭濱。

### 和光洞

圖經云。其上有五色榴花。皇祐中。前永定縣尉安昌期所隱題詩處也。中有我與衆生寧計校。逢人一味是和光之句。故名。

和光深洞隱昌期。門鎖煙蘿不可窺。欲問榴花好消息。只今難問舊題詩。

### 沉犀潭

昔傳峴崙奴獻犀。至此犀忽沉入海中。百計購之。終不復出。後有漁者。得金鎖一尺餘。以進。西來異獸路應迷。金鎖何年落此溪。不比李侯心似水。歸舟自擲石門西。

龍磨角石

石在峽口水中。圖經云。闊三丈餘。文緻而澤。耆舊相傳。每歲春時。有羣龍集於此。磨角其上。痕迹斑斑然。水落而痕可見。竟莫詰其所以然。

舊說神龍水底蟠。何年電掣與雷奔。至今舟子相呼喚。猶指江邊石上痕。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步間。大觀中。錢師愈從者嘗劄之。後見夢於殿直吉老。老事詳具於胡愈記中。

上古輪囷說壽樗。何人玉斧削霜腴。有知定見非凡物。盍作堂堂五大夫。

資福寺羅漢閣

在東莞縣市中。僧祖堂始營此閣。規制巨麗。東坡爲之記。且以犀帶所易佛腦骨。薦以白壁施之。見東坡塔銘。并吳拜所跋記語。寺有再生柏。東坡亦有贊。今猶存壁間。

千柱依然跨寶坊。庭前柏子久荒涼。明珠白壁無人識。賴有斯文萬丈光。

鳳皇臺

在增城縣。圖經云：熙寧七年，有鳳皇飛集於法華寺，羽毛五色，光彩陸離，高六尺，長九尺，百鳥隨之。食頃，從西北去。觀者如堵。程公師孟以聞，李公師義遂創臺其上。鳳去臺空，歲月更百年。陳迹埽榛荆，清時已慶三登瑞，盍向朝陽更一鳴。

### 會仙觀

在增城縣南一百步許。何仙姑所居也。姑生於唐開耀中，嘗於旁穴得雲母石服之，體中漸覺輕舉，有凌雲之致。一日告其母，以羣仙之會，吾將暫往，遂不復見。今祠堂丹井俱在觀中。綽約長眉海上仙，久餐雲母學長年。山中丹井今無恙，爲弔南充謝自然。

### 龍窟

在新會縣西萬壽寺之後，兩山相望，其中不能百步。東山數穴，窅不可窺，以石投之，其聲隱隱不絕。至西山，則玲瓏相屬，表裏洞開。故老相傳爲神龍出入之地。圖經云：每雷雨大作，有龍在其中，破空而出，踴躍震動，習以爲常。至今或遇亢旱，禱之輒有靈驗。

變化靈蹤亦可疑，玲瓏數穴似仇池。滄溟咫尺不歸去，安得神龍如許癡。

### 金牛山

在新會縣北，雄據閩閩，縣互數百里。雲山海月，舉無遁迹。雖白雲景泰，眺覽之勝，亦不是過。舊無亭榭，予始剏海月奇觀於其上，爲登臨遊息之所。圖經云：昔此山濱水，有漁者見一牛，其色與索

皆金也。光芒閃爍。方欲抵岸。爲漁者所驚。遂入此山。有廟尙存。  
金牛去後久淒涼。好景乾坤亦祕藏。滄海無窮月無盡。從今收拾入詩囊。

仙湧山

在新會縣西七十里。圖經云。舊無此山。一夕風雷震怒。湧出數峯。林巒周具。因以仙湧名。且取其  
名以建寺。

龍伯何年釣巨鰲。兩峯漂蕩入洪濤。人間靈迹無尋處。仙湧羅浮相對高。  
羅浮山記云。昔有山自會稽浮海。傳於羅山。因名爲羅浮。

媚川都

僞劉採珠之地也。隸役凡二千人。每採珠。溺而死者。靡日不有。所獲旣充府庫。復以飾殿宇。潘公  
美克平之後。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視宰相。且言採珠危苦之狀。開  
寶五年。詔廢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泚泚愁雲弔媚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

劉氏山

悟性寺後山。南征錄謂之劉王山。蓋僞劉曾作臺觀於其上。

一徑縈紆夾粉牆。嚮來臺館化僧房。周遭老木依然在。曾見劉家僞帝王。



南海百詠。大德間鏤版行世。後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鈔本。承譌踵謬。不無魯魚帝虎之失。恨不能一  
一訂正之。今春茗賈錢仲先。攜一冊至。點畫精楷。裝潢鄭重。卷端有印章曰絳雲樓錢氏。乃知爲虞山家  
藏善本也。借觀三日。而校勘之功畢。因命學徒重爲繕寫。珍之篋笥。視向之承譌踵謬者。相去遠矣。鐙下  
對酒。展卷欣然。因速浮大白而爲之跋。時

康熙己亥歲長至前三日。艾亭金桌。識於城東書塾之碧雲紅樹軒。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宋史本傳。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番禺尉。鄒玉麟廣東通志云。以父蔭官。番禺尉。再起為番禺尉。俱誤。近臣薦信孺可使金。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會觸韓侂胄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乞錄信孺功。乃詔信孺自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山東初內附。信孺言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歸營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尋卒。宋詩紀事。信孺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劉後村序。稱其詩文操簡立成。宮羽諧協。經緯麗密。是集乃其尉番禺時詠古之作。每題各疏緣始。時有考證。如辨任囂城非子城。盧循故居非劉王廩石門。非韓千秋覆軍處。皆足以正嶺表異錄。番禺雜志諸書之失。不僅以韻藻稱也。按信孺使金。在寧宗開禧三年。見寧宗本紀。時年三十。見本傳。則其尉番禺當任二年前。葉錫序稱。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按宋史朝野雜記。玉海諸書。紹興十六年後。不載耕籍通攷云。紹興三十一年。詔罷藉田司。紹興五年。陳規請葺治農壇。以嚴祀從之。亦不載復行耕籍事。存以俟攷。又按粵大記云。嘉定元年。按劉時舉續通鑑。擢通判肇慶。督捕雄韶崗寇。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其虞泉銘。刻於嘉定庚午。三結銜稱發遣韶州軍州事。又武溪深碑陰。詩境二字跋云。開禧丁卯年。三正月書。時信孺丞蕭山後五年。嘉定辛未年。四信孺假守曲江。以上揭本。又道州太史樓記云。予以嘉定壬申年。五春。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州問津而西。又臨桂中隱山題名云。詩境癸酉年。六三月三日遊。又吳獵方公祠堂記。刻於嘉定六年五月。云信孺來官提刑兼判漕。又信孺華嚴洞詩刻。

在嘉定九年十二月結銜稱本路運判。以上據廣西通志金石略據此則信孺於嘉定元年官肇慶通判三年知韶州五年冬抵道州六年春遷廣西提刑兼判漕九年冬尚為本路運判皆史所未載山東內附在十二年信孺以言事去官粵西文載言其由廣西轉運罷歸宋詩紀事謂知真州後至廣西並誤矣是集刻於元大德間黃泰泉廣東通志多引之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尠故

四庫未著錄余從江鄭堂先生假得鈔本爰為校正並稽其事蹟書於卷末云  
道光元年五月嘉應吳蘭修識

金匱江文煒彤甫藏書并校

仁和 胡 珽

元和 徐立方 同校

吳縣 徐尙之

# 南海百詠校譌

序一頁四行根疑當 六行籍當

詩六頁二行蓋字誤

七頁一三行娥字原

一〇頁四行淚字誤

一〇頁六行其上誤下

一五頁四行如字誤

二〇頁一行無字誤

二一頁四行趾字誤 又一二行馳字誤

二三頁一五行滿紅誤

書後一頁九行注中右行第八字左行第七字籍字並譌

# 南海百詠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五行之各記其顛末記當作注下文注中云阮氏原書訂正

序一頁四行扶桑樹名作根亦可似不必改

詩二三頁五行鶻花則此句自當作滿山原刻皆作滿江恐非是俟再查蔣集審定

二四頁七行注三州當依詩

附補校

詩一五頁一一行巧字誤原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異錄表嶺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詳

七〇四八上

榮



33
4
3:3123